

戶部

後  
貝

料

下  
冊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 鲁迅思想研究资料

## 下 册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研究室编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 目 录

不许胡风歪曲鲁迅 (一九五五年) .....唐 弢 (1)

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节录·一九五五年) .....胡 风 (21)

五四时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萌芽 (一九五四年) .....李何林 (29)

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 (一九五四年)

.....周 扬 (39)

关于鲁迅思想的二三理解 (一九五三年) .....耿 庸 (49)

回忆鲁迅 (节录·一九五二年) .....冯雪峰 (61)

鲁迅小说讲话:《故乡》(一九五二年) .....许 杰 (84)

鲁迅先生思想的“转变”与概观 (一九五二年) .....雪 苇 (100)

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节录·一九五一年) .....李何林 (109)

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 (一九五〇年) .....陈 毅 (114)

鲁迅是怎样描写人物的 (一九五〇年) .....巴 人 (115)

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

影响 (一九四九年) .....冯雪峰 (121)

鲁迅底思想, 文学观, 社会意识的初步检讨

(节录·一九四九年) .....欧阳凡海 (140)

|                           |          |
|---------------------------|----------|
|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 .....   | 胡 绳(160) |
| 屈原和鲁迅 (一九四七年) .....       | 许寿裳(176) |
| 论鲁迅的方向 (一九四六年) .....      | 何其芳(179) |
| 鲁迅与韬奋 (一九四四年) .....       | 陈 毅(184) |
| 鲁迅与我 (一九四二年) .....        | 梁实秋(186) |
| 庄子与鲁迅 (一九四一年) .....       | 郭沫若(191) |
| 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 (一九四一年) ... | 艾思奇(207) |
| 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 (一九四一年) .....   | 杨荣国(229) |
| 精神界之战士                    |          |

——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

|                           |          |
|---------------------------|----------|
| 诞生六十周年而作 (一九四一年) .....    | 周 扬(238) |
| 鲁迅与高尔基 (一九四〇年) .....      | 巴 人(249) |
| 鲁迅与尼采 (一九三九年) .....       | 何 典(255) |
| 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 (一九三九年)  |          |
| .....                     | 周 扬(275) |
| 鲁迅先生全集序 (一九三八年) .....     | 蔡元培(286) |
| 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 (一九三七年)   |          |
| .....                     | 艾思奇(288) |
|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一九三七年) .....    | 陈独秀(295) |
| 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 (一九三七年) ..... | 胡 风(296) |
| 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 (一九三七年) .....  | 苏雪林(298) |
| 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 (一九三六年) .....   | 王 明(304) |
| 关于鲁迅 (一九三六年) .....        | 周作人(308) |
| 鲁迅批判 (节录·一九三五年) .....     | 李长之(323) |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一九三三年) ..... 瞿秋白 (341)

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Quixote 的乱舞

——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一九二九年) ... 李初梨 (363)

革命与知识阶级 (一九二八年) ..... 冯雪峰 (373)

死去了的阿 Q 时代 (一九二八年) ..... 钱杏邨 (379)

一九二五, 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节录·

一九二六年) ..... 高长虹 (404)

致志摩 (一九二六年) ..... 陈 源 (411)

鲁迅先生 (一九二五年) ..... 张定璜 (416)

《呐喊》的评论 (一九二四年) ..... 成仿吾 (425)

鲁迅印象记 (一九七三年) ..... [美]埃德加·斯诺 (431)

鲁迅的印象 (节录·一九七〇年) ..... [日]增田涉 (434)

记鲁迅 (一九五〇年) .....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470)

论鲁迅 (一九四九年) ..... [苏]亚·亚·法捷耶夫 (479)

鲁迅与俄罗斯文学 (一九四九年)

..... [苏]弗·尼·罗果夫 (483)

回忆鲁迅先生 (一九三六年) ..... [日]内山完造 (488)

## 附录:

鲁迅年表 ..... 吉林省四平师专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组 (499)

鲁迅著作出版目录及论述鲁迅的

专著、文集目录 ..... 版本图书馆征编室  
卡片目录组 (586)

# 不许胡风歪曲鲁迅

唐 弢

## 一

鲁迅是我们大家尊敬的思想界的巨人。胡风曾经接近过鲁迅，并且以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自命，从这一点渊源出发，他就常常以鲁迅为武器，让鲁迅出来替他打仗，引用了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言论，暗暗地寄生着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正如寄生虫会妨碍人体的健康一样，胡风为了要维护自己，就不惜歪曲鲁迅，割裂鲁迅，这是所有尊敬鲁迅的人所不应为的，然而胡风却做得很泰然，自以为十分得计。

批判胡风，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间划清界线，必须在鲁迅和胡风之间划清界线，不这样做，将会引起对胡风思想批判的混乱，也将会引起对鲁迅思想研究的混乱。

胡风就是企图造成这种混乱的。

## 二

胡风歪曲鲁迅，首先表现在他对鲁迅思想发展和跃进过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

过去，在谈到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胡风的意见原就是十分混乱的，这《在混乱里面》，他也曾依据瞿秋白的分析，不止一

次地说过：“鲁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sup>①</sup>并且有“初期”“后期”之分。既然是“到阶级论”，很显然，他同意鲁迅思想经过阶级变化，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因而也是承认有发展和跃进的过程的。但在去年七月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里，这种见解完全被推翻了。而且，也是不止一次地，在同一《意见书》中，申述着他的改变了的见解：

为了现实主义底胜利，要珍视并继承鲁迅传统。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开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那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即反抗人吃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制度的火一样的热情，正是属于宝贵的社会主义精神，为当时的作家们所缺乏的。林默涵同志为了要证明他用唯心论解释的“思想改造”，为了使鲁迅来一个按照他的意思的“飞跃的变化”，就不惜把鲁迅“前期”作品送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我以为，这只能是一种糟蹋历史的“理论”。由于去年毛主席指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五四”开始的，这一“理论”是退到后面去了，但实际上，为了保持那个庸俗的机械论的统治地位，还是在各种曲折的形式上顽强地继续抵抗。（《意见书》一六页）

阶级变化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斗争过程。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必须根本改变所属的原阶级的思想感情，进而取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无论如何，这是具有本质变化的“跃进”的意义的。然而胡风否认这一点。认为这是“使鲁迅来一个”“飞跃的变化”，“是一种糟蹋历史的‘理论’”，他福至心灵，赶紧从自己也曾主张过的“糟蹋历史的‘理论’”里跳出来，这样，似乎满有理由可以回过头来，嘲笑别人，说别人是“庸俗的机械论”了。他企图证明：《狂人日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鲁迅不是在思想上明确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是通过“创作实践”，通过“写真实”，终于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至于什么时候达到，是写了《狂人日记》就达到了呢，还是一直到他所说的“后期”才达到？胡风没有说。他只说出一点：由于“毛主席指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五四’开始的”，一种“不惜把鲁迅‘前

期’作品送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糟蹋历史的‘理论’”，已经“退到后面去了”。于是，胡风自己觉得胜利了。

告诉胡风，他过去赞成、现在反对的那种“理论”，并没有“退到后面去”，认为已经“退到后面去”者，只是他主观上的幻觉。如果我们不是“庸俗的机械论”者，象耿庸、王戎之流那样，一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新文艺运动的主流，而鲁迅又是这个运动的主将，主将领导主流，于是立刻得出结论：鲁迅在“五四”当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这是把数学上的方程式硬搬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上来的结果。问题是并不这样简单的，文艺问题是不可能依靠拨动算盘珠来解决的。

我们说，从思想发展上看，鲁迅前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的现实主义的发展上看，鲁迅前期还是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范畴，后期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为了便于分析，这样分期是可以的。认为分期就是把鲁迅的思想“一刀两断”，鲁迅在某天晚上“摇身一变”，或者如胡风所说，为了要证明“思想改造”，来一个“飞跃的变化”，“不惜把鲁迅‘前期’作品送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些都是故意的歪曲，目的在于淆惑听闻。我们是决不会因此也陷入“混乱”的。我们的判断乃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从鲁迅的精神出发，从他的思想实质和具体作品出发。说鲁迅前期是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要在鲁迅和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中间划上一个等号，只有“机械论”者才会这样理解。从鲁迅的时代环境和他不断发展的思想实质看，从他对科学理论刻苦学习和对中国社会深刻、彻底的分析看，即使和同时代的人比起来，鲁迅也是跑在所有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者的前面，比他们更深刻，具备了更多、更接近的，发展和跃进的条件；必须承认，在鲁迅的前期思想里，也存在着比较朴素的科学唯物论的因素。但是，能不能如胡风所说，他当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

呢？不能。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象他后期那样明确地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自然，胡风是最不愿意听见“世界观”之类的字眼的，那末，就谈创作，就以胡风一再提到的《狂人日记》为例吧，这篇小说，不仅“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sup>②</sup>，而且是对封建社会最坚决、最彻底的宣战书，尖锐地抨击了封建道德、封建伦理观念的罪恶，揭发其压迫人民、奴役人民的实质，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篇充满着革命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小说，它包含着一种积极的因素，鼓舞人们并且使他们不能自己地向生活提出新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充分地给以估计的。

但是，这个新的要求应该是什么呢？通过什么道路来达到这个要求呢？鲁迅当时是模糊的，从他小说所表现的这一点来说，也还是模糊的。社会主义精神需要“真实性”和“火一样的热情”，然而“真实性”和“火一样的热情”却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精神。胡风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从那人民性和真实性看，从那火一样的反对人剥削人制度的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精神看，《狂人日记》就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基础，虽然代表了推动历史要求的先进人物并没有表现在他的小说里，而是表现在他的散文里的。毛主席指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五四’开始的。”（《意见书》二七页）在胡风这个“虽然”的一转下，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可是胡风却轻轻地滑过去了。因为如果他再说下去，就会达到一个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这恰恰是胡风所最为害怕的。

我们必须把这滑了过去的问题追回来，抓住这个要点。根据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sup>③</sup>，两者又是有机地结合着的。因此，作家通过艺术形象鼓舞人们向

生活提出的，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要求：社会主义的要求。胡风的所谓“推动历史要求的先进人物”，在这里，是应该作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品质的“先进人物”来理解的。创造这种“先进人物”的形象，作家本身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才能够保证深入生活、描写真实时掌握到现实的本质，保证通过认识构成形象时不会有主观的歪曲，进一步担负起“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就鲁迅而论，这一点恰如胡风所说，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或者代表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物，没有明确的表现他的“小说”里，而是明确表现在他的“散文”（指杂文——致）里；也即没有明确地表现在他的前期作品里，而是明确地表现在他的后期作品里。胡风用“虽然”两字轻轻地带过一笔，为了抹煞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甚至狂妄到把社会主义的定义加以篡改，咆哮着强调“写真实”，偷偷地抽掉“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也就是抽掉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一含有根本意义的内容，把后者说成仅仅是对于前者的“补充”（《意见书》一四页），从而肯定《狂人日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表面上似乎是抬高鲁迅，实质上却是歪曲鲁迅，抹煞了鲁迅对世界观的重视，抹煞了鲁迅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也抹煞了鲁迅一生战斗不息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阶级性。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胡风提到《狂人日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时，总要加上一条：“毛主席指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五四’开始的。”他为什么要一再说这句话？为什么要象顽童一样，伸出脑袋骂了一句，又赶紧藏到大人的身后去呢？其实胡风是毋需乎这样躲躲闪闪的。鲁迅说过：“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胡风就是想用这种“犬儒的刺”，来“苟延”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生命”的。他也象耿庸、王戎之流一样，在搬演数学上的方程式，其意若曰：如果你们敢于否定，认为新文艺运动主将鲁迅在“五四”当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看你们怎样解释

毛主席这句话！

是的，这是必须予以解释的。

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主流，首先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是“五四”文化革命生力军的盟主，意味着党对我们文艺事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领导。“我们说‘五四’以来新文艺从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这是指它的整个发展趋向而言。我们不能采取地图上找地名的办法，简单地根据作品中的个别字眼来判定哪一篇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哪一篇不是。”<sup>④</sup>这就说明了：应该从整个发展的趋向看问题，而鲁迅正是代表这个趋向的，他是为着这个趋向而斗争的最英勇的旗手和主将。问题不在于：作为主将的鲁迅个人在当时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在于：鲁迅是否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着他的战斗，是否为这个发展的趋向而不懈地工作着。鲁迅自己说过：“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明自己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并且“愿意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正是由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一切反人民的倾向作斗争，由于革命和反革命的“事实的教训”，由于对科学理论深刻的研究，鲁迅才具备了“跃进”的基础，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的过程。

胡风从他自己的反党的立场出发，看不见党的领导，看不见鲁迅一再宣告、始终“遵奉”党的领导的事实，看不见鲁迅在党的领导下辉煌的战斗的成绩。所谓“不惜把鲁迅‘前期’作品送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不是我们，正是曲解了鲁迅的胡风。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鲁迅是伟大的，作为革命民主主义

者的鲁迅也是伟大的。我们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名词去衡量鲁迅，而是通过历史的具体环境和社会实践去判断的，表现在鲁迅身上的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使他在“五四”当时就“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欣然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最彻底的，毫不妥协的，他抨击一切腐朽的、垂死的事物，以最大的热情来拥抱年轻的生命。这种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斗争精神，给予鲁迅前期作品以无限丰满的力量。而当他自觉的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获得了本质的改变以后，犹如他自己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的笔底便无时不发射着无产阶级思想的光芒，加强了人们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的信心。

胡风曲解鲁迅思想发展和跃进的过程，其目的就在于替自己的错误思想假造例证，也就是替资产阶级唯心论多方辩护，否定共产主义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意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胡风这种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因而也是反鲁迅的。

### 三

胡风歪曲鲁迅，也表现在他不顾时间，不顾条件，曲解鲁迅的话，错误地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并以此来否定阶级立场、抹煞世界观、反对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上。

一九〇七年，辛亥革命以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搃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这种“重个人、非物质”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它的社会作用的。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这种思想，“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

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sup>⑤</sup>也如胡绳所分析的：这种思想，“对于五四运动前的鲁迅并不是到达了一个思想结论，而恰恰是他在昏沉的子夜开始他的思想追求的长途的发端。”<sup>⑥</sup>不料鲁迅的“发端”竟成了胡风的“结论”。胡风不是根据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评价鲁迅“重个人、非物质”的思想，相反地，却以这种思想来总括鲁迅的全部精神，成为他个人对鲁迅的“结论”；同时，这种思想又发展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主导思想，以此来评论一切，衡量一切，因而也不得不成为他自己的“结论”。

在《文化偏至论》发表将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四三年、四四年之间，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斗争和民主革命斗争的烈火燃遍全中国，作为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毛主席在这里批判了主观主义。胡风却以改头换面的手段，重复着“重个人、非物质”的主张，推荐《论主观》，片面地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并以此解释鲁迅的“为人生”，解释现实主义：

然而，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地感受得到“病态社会”底“病态”和“不幸的人们”底“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意见书》二三页。原文见《在混乱里面》，一九四三年作。）

根据所述：新文艺的战斗的生命是“主观精神”，鲁迅的“为人生”正是“主观精神”的化身。“主观精神”需要和客观真理相结合，而前者是决定一切的。

这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存在决定意识”，胡风反其道而行之，主张

“主观支配客观”；鲁迅同意瞿秋白的分析，认为强调个人主观作用在当时虽有意义，终究只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性的幻想”，胡风不同意，认为这是“为人生”，这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间，工人阶级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毛主席文艺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由鲁迅所开拓的革命文学传统正以空前广大的规模，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胜利地向前发展。五十年前，鲁迅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重个人、非物质”的主张，对今天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说来，思想上的时间距离是远远地超过了实际上的时间距离的，鲁迅自己的全部事业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胡风不顾事实，不顾时间、条件的变化，似乎至今还留在他的“蜗楼”里，用蚓笛唱唱自己爱听的调子，继续作着“主观”的“战斗”。在《意见书》里又提到“主观精神”，他的哲学基础还是原封不动，只有解释是变换了：

那里（指前段引文——弢）所用的“主观精神”是说的抗战初期那一种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的热情。那不是林默涵同志所要的“阶级立场”，但却是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发动所领导的历史大斗争爆发出来的产物。这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本身，但在当时的大斗争中，社会主义精神也是非得成为这种具体的内容不可的。否则，工人阶级不但不能领导，而且还要脱离或取消民族解放战争的。反转来看，反映在作家身上，这种高扬的热情，如果能够成为实践底动力，通过实践底锻炼，能够“和客观对象结合”，和人民结合，深入历史现实底“在全体联结上的潜在内容”，受到“锻炼”，它就一定会通向社会主义精神，甚至能够是一种具体性的社会主义精神，象在鲁迅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我以为，那会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带来一些胜利，也会打开道路逐渐达到林默涵同志所要求的阶级立场和世界现的。（《意见书》二五页）

这回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

没有胡风的“主观精神”，工人阶级就不能“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甚至要“脱离或取消”民族解放战争，这算什么话！这是

所谓“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sup>⑦</sup>的继续“自我扩张”的结果！也许胡风会说：我不明明讲过，这里的具体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吗？是的，他是这样说了的。可是胡风不也明明讲过，这种“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发动所领导的历史大斗争爆发出来的产物”，不是“林默涵同志所要的‘阶级立场’”吗？没有阶级立场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精神”呀！这是很难理解的，至少在我是很难理解的。莫非胡风嘴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另有含义？莫非这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什么“社会党”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精神”吗？

这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很显然，胡风是在社会主义精神里抽掉了阶级内容的，这只能是他的“主观精神”。

应该说，主观论者所谓“主观精神”的实质，再没有象这次《意见书》里所暴露的，这样清楚和露骨的了。

首先，“主观精神”是否定阶级立场、抹煞世界观的。

回到文艺问题，胡风认为只要作家身上有“高扬的热情”——“主观精神”，这种“精神”就能成为“实践的动力”，在创作实践中，“通向社会主义精神”，“甚至能够是一种具体性的社会主义精神”，就这样“打开道路逐渐达到林默涵同志所要求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什么是“具体性的社会主义精神”呢？他又举鲁迅的作品为例，请鲁迅出来替他作证人。根据他对《狂人日记》的分析，所谓具体性无非是：一、高度的真实性；二、火一样的热情；三、……没有了。胡风虽说替我们“打开道路”，我们在那里踟躅了一阵之后，结果是：此路不通。

事实证明：主观论者是不要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

但是，鲁迅却不能为这条不通的“道路”作证人。鲁迅早已宣告过自己的主张，当他谈到革命文学的创作时，他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sup>⑧</sup>所谓“革命人”，指的就是作家本身是否具有革命的世界观——也即共产主义

的世界观。鲁迅是把世界观当作“根本问题”来看待的。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这说得具体。他重视艺术因素，认为艺术创作方法和世界观不能分裂，艺术作品的完美性是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达成的。胡风为什么不听一听、看一看鲁迅的这个意见呢？

对于阶级立场，鲁迅还有过以下的见解：

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这是何等明确的立场！他否定了通过“创作实践”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精神”的谬论。鲁迅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倘使不和“无产阶级一气”，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末，如果他在“憎恶或讽刺”其本阶级，无论烧起了怎样猛烈的“火一样的热情”，爆发了“痉挛性”、“疯狂性”，结果不过是“一家子里面的事”，个人还是象戈兼一样，“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如果他要去描写无产阶级，无论带着怎样好的显微镜，下决心要找寻“真实”，甚至背负了“人格力量”、“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等，其结果也无非是“楼上的冷眼”、“空虚的布施”，甚至还会走上象波特莱尔那样的反动的道路。

这是对主观论者的答复。胡风有什么理由可以糟蹋鲁迅呢！

其次，“主观精神”也是反对思想改造的。

胡风认为思想改造是“一根随心所欲的理论棍子”（《意见书》）